

敦 煌



交
通
畫
卷



商務印書館



敦煌
石窟全集



敦煌

敦 煌 研 究 院
石 窟 全 集

26

交 通 畫 卷



本卷主編 馬德

商務印書館



敦煌石窟全集

主編單位 敦煌研究院

主 編 段文杰

副 主 編 樊錦詩(常務)

編著委員會(按姓氏筆畫排序)

主 任 段文杰 樊錦詩(常務)

委 員 吳 健 施萍婷 馬 德 梁尉英 趙聲良

出版顧問 金沖及 宋本文 張文彬 劉 晟 謝辰生
羅哲文 王去非 金維諾 周紹良 馬世長

出版委員會

主 任 彭卿雲 沈 竹 劉 煒(常務)

委 員 樊錦詩 龍文善 黃文昆 田 村

總 攝 影 吳 健

藝術監督 田 村

交通畫卷

主 編 馬 德

攝 影 宋利良

綫 圖 呂文旭 吳曉慧 李 鍇

封面題字 徐祖蕃

出 版 人 陳萬雄

策 劃 張倩儀

責任編輯 李德儀

設 計 呂敬人

出 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製 版 中華商務分色製版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三字樓

印 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 200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000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297 X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部份或全部。

©2000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8/F., Eastern Central Plaza, No.3 Yiu Hing Road, Shau Kei Wan, Hong Kong

前　　言

中國古代交通史的瑰寶

交通，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主要條件之一；交通的發達，是文明進步的標誌；而交通要道上的重鎮，則是這一標誌的集中體現。敦煌就是這樣一處交重通要塞和歷史名城。自公元前1世紀末以來，在漢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共同開發、建設下，敦煌經濟繁榮，商貿發達，形成了以漢文化為基礎的極具地方特色的高度發達的文化。佛教的傳播，促進了敦煌佛教石窟羣的創建和發展，又使這一獨具特色的文化發揚光大，同時為我們留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財富。從公元4世紀到14世紀的1000多年間，在幾十代敦煌藝術創作大師的努力下，用他們熟悉的社會生活場景，描繪和表現佛教世界的景象和佛教人物和事迹，以及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的善男信女禮佛參拜的情況，為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留下豐富的形象資料，成為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的一大資料寶庫。在這1000多年間，畫師們從一個側面將耳濡目染的交通情況，繪畫在敦煌石窟壁畫中。這些珍貴的交通圖像，使我們能具體了解中國古代交通發展的情況。

中國交通的起源，可追溯到遙遠的新石器時代。當時的先民使用舟船，修築道路橋樑、馴養牛馬，後來又發明了車。可以說，中華民族早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前，在水陸交通方面，已經多方面使用水陸交通工具。

夏代開始，隨着國家的形成，中國社會的總體交通得以運行，而且在中國的史書記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輦；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肢九澤，度九山。”經過殷商時代的進一步發展，到西周時期，中國有了較強的交通運輸能力，例如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道路網和畜駝車載的交通工具。當時，陸路上

的車主要是馬車，從考古出土的商、周車馬坑及先秦《考工記》的記載看，西周馬車已十分完備；也正是由於有了發達的交通環境，中國建立了以車兵為主力的軍隊；中國的疆域也隨着交通的進步而向四周拓展。春秋、戰國時代，由於諸雄爭霸，戰爭頻繁，客觀上促進了交通業的進一步發展，浮橋橫跨黃河天險，千里棧道架設於人迹罕至的秦嶺，開通橫貫南北、連接江淮河漢的人工運河，水陸交通連在一起。交通工具也不斷改進，馬車的形制已開始由輶輶繫駕的獨輶車向胸帶式繫架的雙轅車過渡；騎乘大規模的普及，鞍具的使用，不僅導致騎兵的產生與發展，而且也使遠行者有了輕鬆快捷的交通工具；肩輿和木板船也在此時相繼出現。春秋、戰國時期的水陸交通網、交通工具的使用及緊張繁忙的交通盛況，為中國古代交通奠下發展的基礎。

秦漢以來，隨着統一帝國的形成，中國古代交通也基本定型：以秦都咸陽為中心，通往四面八方的水陸道路，結成了全國統一的交通幹線網；架設各類橋樑，將被江河隔斷的陸道連接起來；這一時期中外有了聯繫，象徵中國同世界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陸海“絲綢之路”全面開通；陸上交通工具（雙輪雙轅車）和水上交通工具（木板船等）在基本定型的基礎上，用途越來越廣，也越來越多樣化。以馬匹為騎乘、駕車、郵遞等的運輸和作戰能力日趨強大，中原王朝大量飼養馬匹的同時，又從西域引進良馬，而產生了十分完善的“馬政”；另外，更從西域和南越一帶引進大象、駱駝、驢、騾等充作乘騎和拉車的動力。海路交通工具出現裝置完備、適應長距離航行的大型帆船，沿海地區建有大型的造船工廠……，作為當時世界一流的秦漢帝國，水陸交通規模空前蓬勃發展，盛況蓋世。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中國水陸交通在秦漢的基礎上進一步全面發展，更加興旺發達。中國與周邊各國的交流更加頻繁。水陸交通工具除了運輸、傳訊和軍事用途外，還出現了專供貴族乘用享樂的豪華牛

車，發明了平穩舒適的高馬鞍和雙馬蹬等先進馬具，製造了適應海上遠航的水密艙船和沙船等航海工具，江河上架起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橋樑，開鑿了世界上最長最寬的運河，帝王們可以乘遊船走遍全中國。先進的中華文化通過水陸交通傳播到世界許多國家。

橫貫歐亞的“絲綢之路”，是所有“絲綢之路”中最先開拓的一條，是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之路，是連接中華民族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之路；而敦煌就地處這條絲綢之路的要衝，乃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敦煌的古代文明，特別是敦煌石窟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是古代東西方文明的聚焦，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集中展現。古絲綢之路的開拓、經營和發展的歷史面貌，一一展現在十六國時期至元代創建的近600座敦煌石窟羣中。我們從石窟壁畫和彩塑中，可以看到公元5～10世紀來往於絲綢之路的各族、各國的人物，以及他們歷盡千辛萬苦的情景，看到了為管理和守衛絲綢之路而付出了巨大代價的一代又一代的人物形象。同時，我們在壁畫中還看到了中國中原部分地區的古代交通狀況，看到了馬、牛、駝、象、驢等各種載人和馱運貨物的實況。而且，在其中的百餘座洞窟中，有車、船及輦輿等珍貴圖像資料400餘幅。耐人尋味的是，敦煌是陸上中西交通的要塞，但壁畫中還出現有系統的水上交通運輸的圖像！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文獻中，有關車、船製造和使用的記載十分豐富，但留存至今的實物資料卻如鳳毛麟角，極為罕見。雖然近年考古發現了不少古代車船遺物，可惜都比較零散。相比之下，敦煌壁畫的古代交通工具圖像資料，則比較集中而系統地反映了公元4～14世紀，特別是隋唐時期交通工具的製造和使用情況，我們從中可窺視中國古代交通工具歷史。

更出人意表的是出現在敦煌壁畫的交通工具圖像中，有向來人們以為中國古代極少製造和使用的四輪車、多輪車，還有只是在文獻中讀過的通輶牛車，有出現於宋代家具變革前幾百年的亭屋式豪華椅轎，有唐

代製造和使用的大型舟船。凡此種種，都可以印證或補證歷史文獻的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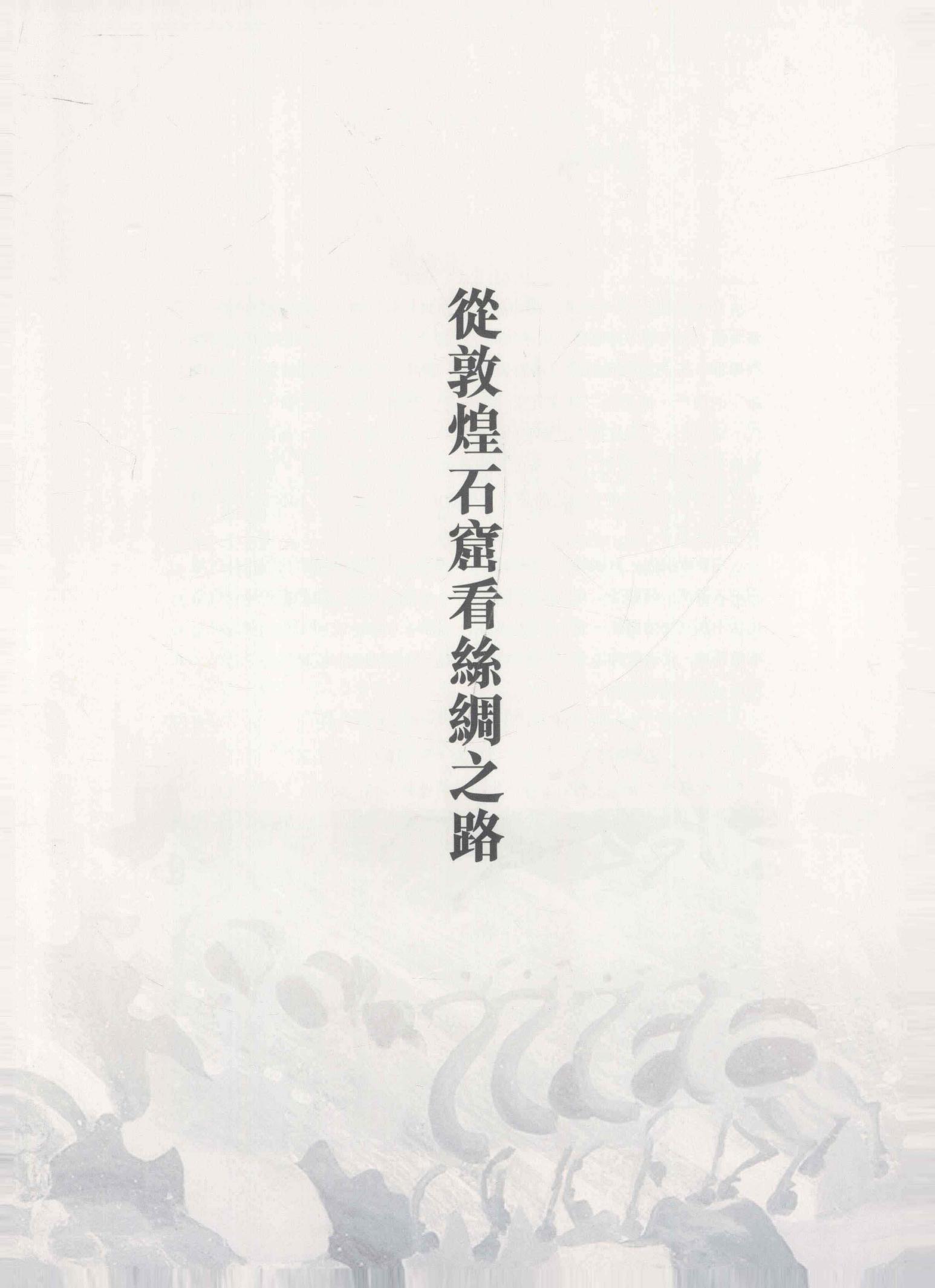
為了讓更多的人能鑑賞到上述瑰寶，我們搜集敦煌石窟壁畫的交通圖像資料，並選編為《敦煌石窟全集·交通畫卷》，力圖向讀者全面系統地介紹石窟所展現的交通史料。但是，石窟壁畫中的交通圖像，都是用來表現佛教義理的。同時，壁畫經過藝術加工，自然有很多想像的成份，特別是一些壁畫的作者，不一定見過所畫交通工具的實物，這就使壁畫交通圖像與現實中的交通狀況有了距離。而且，壁畫中的古代交通形象，並不等於中國古代交通的百科全書，因為有很多交通工具、道路設施等在壁畫中沒有出現，這就限制了本卷的內容。另一方面，因體例和篇幅等局限，壁畫中有一些內容，如城鎮街道、宮院道路、園林小道、石窟棧道等，以及與交通有關的石窟人物形象，壁畫以外許多記載古代交通情況的文獻，還有其他有關的遺迹等，都一時無法收錄入本卷。因此，本卷難以反映古代敦煌交通的整體面貌，而只是向讀者提供部分研究和欣賞的資料。

目 錄

| | |
|----------------------|-----|
| 前 言 中國古代交通史的瑰寶 | 005 |
| | |
| 第一章 從敦煌石窟看絲綢之路 | 011 |
| | |
| 第一節 絲綢之路的開拓與商旅貿易 | 013 |
| | |
| 第二節 保衛與管理：軍防、郵驛和馬政 | 030 |
| | |
| 第三節 連接西北和西南絲綢之路的棧道 | 048 |
| | |
| 第二章 山重水復——五台山圖的朝聖送供道 | 055 |
| | |
| 第一節 登五台山的道路 | 057 |
| | |
| 第二節 山路交通 | 066 |
| | |
| 第三章 乘風破浪——敦煌壁畫的舟船 | 075 |
| | |
| 第一節 舟、筏、各類小船與雙尾船 | 077 |
| | |
| 第二節 樓船與廬船 | 096 |
| | |
| 第三節 大船與大帆船 | 111 |

| | |
|-------------------------------|-----|
| 第四章 熟路輕轍——敦煌壁畫的車輛 | 123 |
| 第一節 馬車與駱駝車 | 125 |
| 第二節 牛車、羊車與鹿車 | 145 |
| 第三節 多輪的寶幢車與小兒車 | 164 |
| 第五章 萬乘之尊——敦煌壁畫的輿輶 | 175 |
| 第一節 人力肩輶 | 177 |
| 第二節 象輶和馬輶 | 191 |
| 第六章 天上人間——敦煌壁畫的出行圖與神仙車 | 201 |
| 第一節 出行圖與敦煌的道路交通 | 203 |
| 第二節 神仙車 | 220 |
| 圖版索引 | 237 |
| 敦煌石窟分佈圖 | 238 |
| 敦煌歷史年表 | 239 |

從敦煌石窟看絲綢之路



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發兵攻打匈奴，將河西全境納入漢朝版圖，列四郡，據兩關，從此拉開了中西交通史的序幕。河西四郡最西端是敦煌郡，玉門關和陽關均設在敦煌境內。所以，敦煌很自然就成為“絲綢之路”的門戶，被譽為“華戎所交一都會”。歷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和元，一直保持了其重要的歷史地位。敦煌處於內陸，而陸上交通的繁盛期是在公元10世紀之前，所以不論是敦煌境內現存的遺址、遺迹，還是敦煌石窟壁畫所反映的絲綢之路盛況，呈現的主要就是公元5~10世紀500年間的陸上交通情況。

在敦煌境內，有關絲綢之路的遺址和遺迹，主要是漢至唐代的州郡古城、驛站、長城、烽燧等；在敦煌石窟壁畫中，反映古絲綢之路的壁畫極為豐富，包括中西交通的開拓、商旅貿易、道路、郵驛、防衛、交通工具、運載牲畜、軍政管理、馬政管理等方面；有些現存的遺址，如城堡、長城、烽火台等，可以與壁畫所繪相印證。

展現絲綢之路交通的壁畫，除早期有一部份出自“福田經變”外，主要均出自隋唐的“法華經變”。在所有的佛教大乘經典中，《法華經》的許多內容比較貼近社會，表達人們的生存、生活的需要和意願。同時，人們的現實生活也為藝術家繪製“法華經變”提供了素材，這就給我們留下了今天窺視古代社會的珍貴圖像資料。

第一節 絲綢之路的開拓與商旅貿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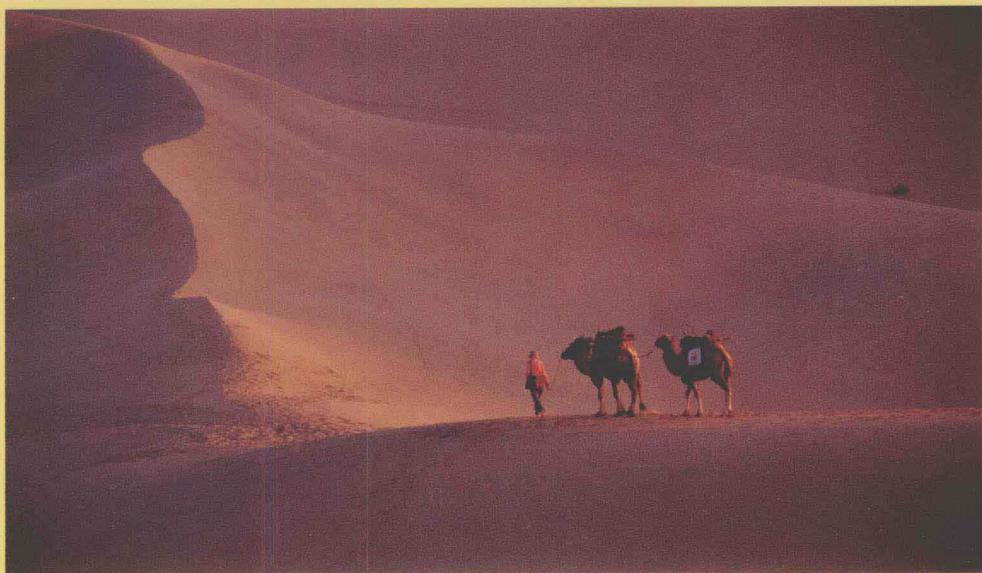
敦煌石窟壁畫保存了從西漢時代開拓絲路之初至隋唐宋時期，主要是公元5～10世紀500年間絲綢之路上的道路、橋樑、運輸、來往商旅、交通管理、商品貿易等圖像。

由石窟壁畫所繪可知，古代通過敦煌的絲綢之路的道路大體有兩種類型：一是平坦的道路，在這一類道路上，沿途有管理機構，有可供來往商旅人畜飲食、住宿的驛站、客舍和其他相應的服務設施。第二類道路是崎嶇和險峻的山路，在這類道路上來往的商旅，不僅遭受風雨的襲擊，經常滑落山崖溝澗，將一切葬送在途中，而且還會遭遇到強盜的搶劫，將自己千辛萬苦賺到的錢財拱手奉送給攔途截劫的匪徒，有時甚至還要賠上自己的性命。如果沒有壁畫中的

細節描繪，我們今天在稱頌絲綢之路的繁榮興盛，和它帶來的巨大文化貢獻時，很難具體地了解先人付出的巨大的代價。

生存離不開水，但水也給陸路交通帶來不便，人們於是就架設了橋樑。敦煌一帶有大可載舟的河川，也有滴滴涓流的小溪，橋樑因此應運而生。壁畫也繪畫了各式各樣的橋樑。在商旅隊伍腳下的橋樑，分樑橋和拱橋兩類，人畜及車輛均可從這些橋樑上通過；這種情況在地處大漠的敦煌一帶比較多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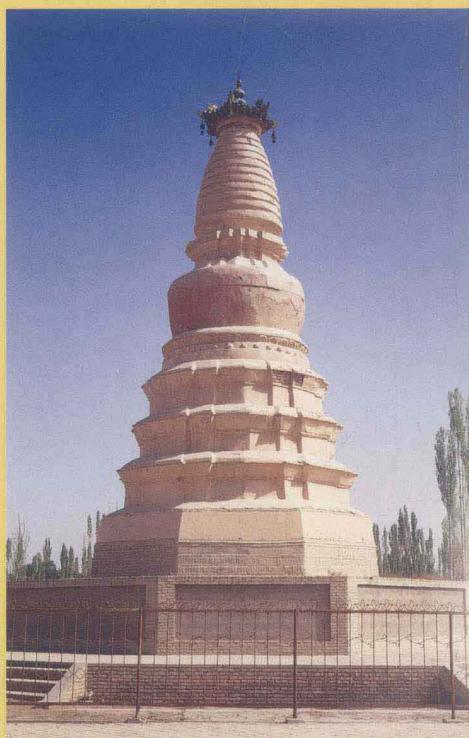
根據敦煌石窟壁畫所示，來往於絲綢之路上的商旅，基本上是“胡商”，而從事絲路管理者都是中國軍政機構的人員。這一點同漢代以來的敦煌歷史事實是一致的，同歷代史書及敦煌文獻的記



鳴沙山下的駝隊



絲綢之路中國段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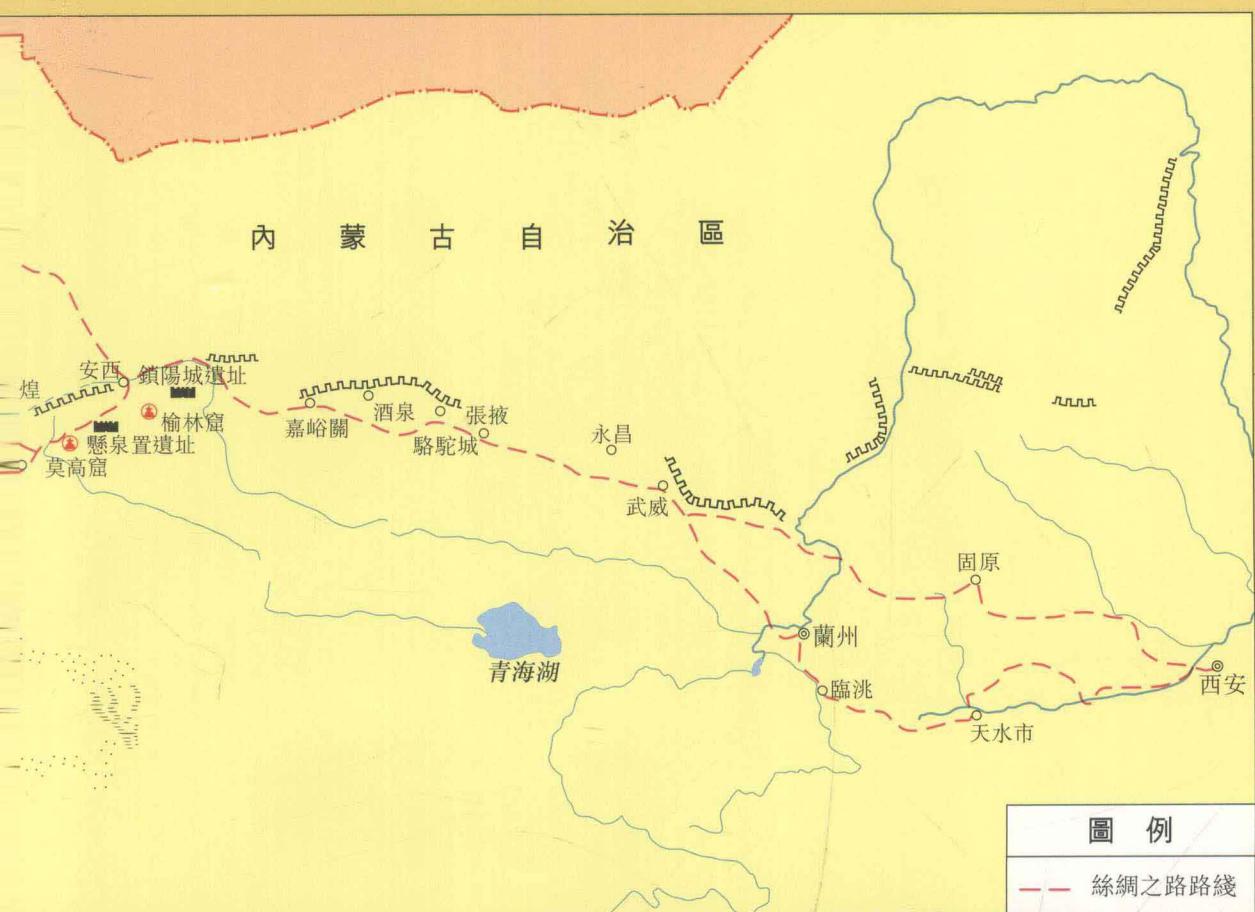


白馬塔

載也是相吻合的。居住在中亞的粟特人，2000多來是絲綢之路上商貿隊伍的主體。在國都長安、洛陽及其以西絲路沿線的城鎮和鄉村，都有粟特人從事商貿活動的場所和居住的地點，敦煌當然更不例外。石窟壁畫上展現的北朝至隋唐的大量“胡商”，雖然沒有明確記載其族屬，但從歷史文獻看，他們大都是粟特人，也即人們常說的活躍於古絲綢之路上的西域“昭武九姓”。

從6世紀下半葉的北周時代開始，壁畫中出現了大量的商旅圖，內容表現了商隊出發、行進及途中的各種遭遇、小憩的情景。引人注目的是，這類畫面都極富敦煌及大漠特色，如建於公元570年前後的第290窟的途中小憩圖即是如此。敦煌石窟壁畫所反映的絲綢之路的交通主要是駝運，乘騎駝運是最早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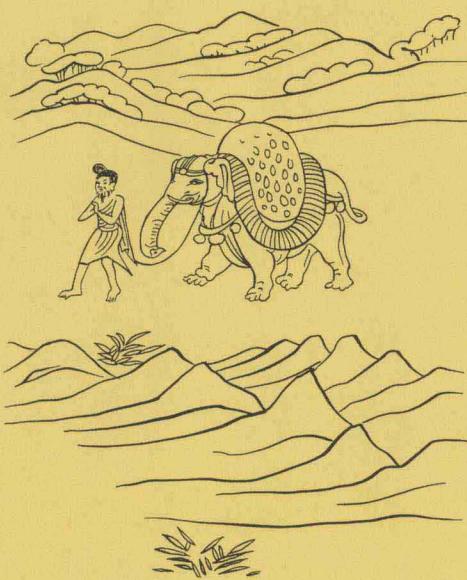
內蒙古自治區



的運輸形式，是車輛出現之前的陸上重要交通工具。即使車輛出現之後，在很長時期內，馱運和乘騎仍用於長途運輸，而車輛只用於短距離交通。我們在石窟壁畫上所看到的正是這一歷史情景：馬、象、駝、驃、驢等牲畜隊伍重馱滿載，在商人的驅趕下穿梭於絲綢古道上。歷代高僧西行取經，也用馬馱經。相傳十六國時代的鳩摩羅什東行傳教，途經敦煌時，替他馱經的白馬病死，便就地埋葬並建塔紀念。塔建於敦煌古城境內，現在的磚座土塔為清代及近代數次重修後的狀況。

馬作為運輸工具在中國起源較早，新石器時代就開始馴養，至商代已用馬拉運和馱運貨物。駝駝是沙漠上獨特的有運送能力的牲畜，商湯時代傳入中原，最初只作為貢品供王族賞玩，後來

也成為運載工具。南北朝時期，大量毛驥從西北輸入，漸漸廣泛用作乘騎和運載貨物。大象是來自中國雲南省的亞洲象，易於馴服和驅使。



第 103 窟象運圖

